



劍神離雷

下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天山雪雕	6
第二章 孤胆入京城	30
第三章 神秘的京华镖局	50
第四章 大战雍王府	127
第五章 侠骨柔肠	155
第六章 剑光血影	194
第七章 剑侠夜逢金刀苍龙	228
第八章 威镇贝勒府	267
第九章 报仇雪恨	313
第十章 铁霸王遭血光之灾	374
第十一章 勇擒怪喇嘛	403
第十二章 夜入紫禁城	436
第十三章 设计除奸佞	467
第十四章 妒公主巧施美人计	497
第十五章 在劫难逃	508

第八章 引威鎮戩勒廷

玉珠道：“不要紧，‘天桥’是个龙蛇杂处的地方，也是最好的各种消息来源，任何一方面都会在那儿安插人，即使‘万能手’不在了，他们也一定另外有人。”

纪萍道：“任何一方面都会在那儿安插人，‘雍王府’也在那儿安插了人？”

玉珠淡淡的道：“据我所知是有的，不过我不知道是谁，凡是‘雍王府’派出去的人，都是自成一线，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谁，不过，府里的人也好，派出去的人也好，都直接听命于年爷。”

对“雍王府”这种工作的手法以及其严密、秘密，纪萍又多了一层认识，而且也有着一份佩服。

纪萍道：“如果八阿哥那方面已经换了人，我不就不知道是谁了？”

玉珠道：“你是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今的你，还怕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么？”

“你是说，他会主动找我？”

玉珠道：“你是个顶尖儿的好手，如今同时不见容于二阿哥跟四阿哥，你想八阿哥那方面会怎么办？”

纪萍道：“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既然不见容于二阿哥跟四阿哥，而我还能在京城里晃，两方面都不对我采取行

动，你以为八阿哥方面会怎么想？”

玉珠道：“这一点我想到了，你放心，我会替你安排了。”

纪萍还待再说。

玉珠忙道：“明天你只管上‘天桥’去逛逛就是了。”

纪萍没再多说，点头道：“好吧！”

玉珠深深看了他一眼：“一旦你进了八阿哥府，再想跟你见面就不容易了，而且至少有些时间，我这是何苦。”

刹时间，纪萍心里泛起了一股怜惜之情，情不自禁，伸手握了握姑娘的手。

玉珠娇靥微酡，身躯也泛起了一阵轻颤，头一低，道：“我走了。”

她还是说走就走，话声一落，转身行了出去。

纪萍站着没动，他听见外头有人说话，心知那一定是铁霸王跟玉珠。

果然，转眼工夫之后，铁英走了进来，满脸带笑，什么都没说，只道：“走吧！兄弟，别让人家祖孙久等，我这就送你回去。”

铁霸王之所以没有多说，当然怕纪萍不好意思，尽管如此，纪萍玉面之上，仍然红热了一阵子。

铁霸王跟秦玉松，循原路把纪萍送了回去。

只送到李家门口，然后两个人就走了。

纪萍刚一敲门，就有人来开门了，开门的是姑娘小凤，小虎没抢着来开门，还好嘟囔了一阵子。

照姐弟俩的心思，都还不想去睡，可是李晓风说了话，只好分头安歇了。

李晓风把纪萍带到了东厢房，东厢房虽不豪华可是住的绝对舒服。

小凤姑娘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这时候，李晓风才告诉纪萍，这东厢房，原来是小凤住的屋。

纪萍一听，好生不安，其实，如今跟当初大不同了，如今，他根本就可以不必在人家家里借宿。

可是事已至今怎么办，总不能辜负人家小凤姑娘的一番好意，只好睡下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了，人家祖孙早起来了，小虎给他打了洗脸水，小凤做了一顿不算丰盛，但很顺口、很舒服的早饭。

吃过早饭，纪萍把剑寄放在李家，要去“天桥”。

小虎毕竟小几岁，少经事，只当是去逛，也要去。

李晓风是个老江湖，他当然知道纪萍必不是去玩玩，也绝不会在这时候去玩，当即喝止了爱孙。

于是，纪萍一个人去了“天桥”。

这个时候，“天桥”还不热闹，但也不算冷清，有些个买卖已经开市了，有些个练把式卖药的，也摆上了摊儿。

纪萍背着手，逛了几个棚子，看了几个摊子，别说有人来找他了，连个看着可疑的角色都没有。

逛着，逛着，他进了一家茶馆。

这地方热闹，京里的人，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什么都不干，非先喝茶不可，而且讲究一点的人，都是自带茶叶。

五行八作，也就趁这时候聚在茶馆里谈生意。

所以，茶馆是一早上最热闹的地方。

还没进茶馆，老远就听见各种的鸟叫了，一进茶馆，鸟笼子并不比人少，画眉、百灵、靛颏每天免不了比上一番，每天免不了评头论足一阵。

在外头逛半天没事儿。

可是，一进入茶馆儿，马上就不同了，纪萍清晰地感觉到，四道目光从他进门的头一步就盯上了。

纪萍目光略一环，四道目光马上避开了。

可是纪萍已经看清那四道目光的来处了。

头两道目光，来自靠窗的一付座头，是个托着尽画眉鸟笼的中年人，瘦瘦的，穿件大褂儿，那笼画眉还真不赖，哈蟆头、铁砂爪、黄蜡嘴、两道眉雪白、毛色黄里泛亮，站在砂棍上，昂头贴尾，鸣声不绝。

另两道目光，来自靠东的一付座头，精壮个中年汉子，穿一身夏布裤褂儿，还卷着袖子。

纪萍意不在喝茶，也没心情听鸟叫。

闷好的一壶茶，喝了不到半杯，他就扔下钱走了。

他是个明白人，出茶馆专找僻静处走。

果然——

往南走，刚离二道坛门不远。

“朋友，等等。”

身后响起了个低沉话声。

纪萍停步回身，人已追近五丈，来的是那个精壮中年汉子。

“叫我？”纪萍问。

“不错。”

“有什么见教？”

“你姓纪？”

“是的。”

“辽东来的？”

“你对我很清楚?”

“还不够清楚,得先问问,怕找错了人。”

“找对了么?”

“找对了。”

“那么——”

那汉子伸手从怀里掣出一把匕首,挺腕就扎。

纪萍一闪躲开:“你这是!”

“你自己明白。”

又是一下。

纪萍又闪身躲开。

那汉子冷笑道:“没想到你还挺滑溜的。”

连扎带划,一口气三下。

他可能常玩,手底下干净利落,而且既快又狠。

纪萍左右闪动,这连躲两刀,第三刀上,他出了手,把刀让过,伸手抓住了那汉子腕脉,钢钩般五指一紧。

那汉子闷哼一声,身躯为之一矮,尽管够他受的,但是他还是没撒手,没丢刀。

纪萍沉喝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恨?”

那汉子额上已经见了汗,但仍咬牙切齿,一脸狠像:“什么仇、什么怨?你问问你自己,你既然已经离开东宫的门,为什么还管‘雍王府’的闲事,‘雍王府’派人在东宫卧底,关你什么事了?”

刹时,纪萍明白了,这一定是玉珠的安排,帮他做攻的。

做戏归做戏,做得太象、太真了点儿。

当然,不像、不真,怎么能让人相信?

既然是‘雍王府’的,既然是来帮着做戏的,他可以像、可

以真，纪萍绝不能真伤他，当即五指微松，道：“原来你是‘雍王府’的，我所以挑了那两个卧底的，是因为他们害了我，对你我不愿多伤无辜，也念你奉命行事不得已，你走吧。”

纪萍把那汉子微一带，然后松了手，转身就走。

纪萍略微一带，那汉子却踉跄出去好几步，纪萍以为完事了，那知道他刚走一步，只觉身后风生，金刃破空之声直袭腰后要害。

可以适可而止，见好收住了，为什么还这么象、这么真，简直是要他的命。

纪萍心里有点恼了，转身一脚飞了出去。

那汉子仰身后栽，一跤摔倒，脸朝下，摔了个结实，人着地，闷哼出声，竟然没有再动。

纪萍看出来了，那汉子持刀的右手，恰好压在身子底下，他明白过来了，心头为之猛地一震。

他想走过去看看那汉子还有没有救，脚下刚要动，他忽然有所警觉，两眼寒芒一闪，转身要走。

就在这时候，一个话声传了过来：“朋友，等一等。”

纪萍停步回身，只见一个人走了过来，手里提着个画眉笼子，正是茶馆里那个瘦汉子。

他一见纪萍回过身，立又说道：“北京城天子脚下，不能说是个没王法的地方，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纪萍冷然道：“怎么样？”

那瘦子道：“在北京城杀了人是跑不掉的，你想会怎么样？”

纪萍道：“在北京城杀了人跑不掉，那是因为有人看见了，要是没有人看见，那应该是另当别论。

瘦汉子神情一紧，脚下不由微退一步：“朋友，你别误会，我对你无害。”

“当然，我不但对你无害，甚至还可以指点一条安然无恙的路。”

纪萍“呃！”地一声道：“你是——”

“不瞒朋友！”瘦汉子道：“我在八阿哥的《贝勒府》里当差。”

纪萍倏然一笑道：“你大概知道我是什么人？”

瘦汉子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谁，就不该用这一套来对我。”

瘦汉子道：“我不懂纪小少爷的意思。”

纪萍道：“我刚到京里来的时候，曾经到‘天桥’来找过一个八阿哥府的人，他是《万能手》王，不是你。”

瘦汉子一笑道：“就因为纪小少爷你找过他，所以府里把他撤换了。”

纪萍道：“这倒也说得过去，那么你所谓指点我一条路是——”

瘦汉子道：“小少爷您称奇当心，不该有这么一回。”

纪萍淡然一笑道：“你是让我投效八阿哥？”

瘦汉子道：“东宫没知人用人之能，容不下您，四阿哥‘雍王府’方面，您又前后结了这么几档子怨，你不认为如今能走的，只有这么一条路？”

纪萍淡然道：“既然知道我纪萍，你就不该说这种话，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去的，我又何只这么一条路？”

瘦汉子道：“小少爷，您误会了，我是说，要求个出身，求个飞黄腾达，荣华富贵，是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当然，您要是那

么误会，我也可以说，民不跟官斗，胳膊别不过大腿，跟雍王这么一位皇子结了怨，就算您天下去得，今后也未必能安宁，何必呢，如今有这么一条安宁的路，您又何乐而不走？”

纪萍沉默了一下，然后淡然道：“我怎么知道你确是八阿哥贝勒府的人？”

瘦汉子听出事有转机，一喜忙道：“这容易——”

把画眉笼子往地上一搁，随手从腰里摸出铜牌来，双手一递，道：“这是八阿哥贝勒府”字样是没错。

他把腰牌还了过去，道：“你们八阿哥，他敢要我？”

“敢不敢要您是什么意思？”

“我不见容於东宫，结怨於‘雍王府’，难道八阿哥他不怕人笑话，不怕‘雍王府’的人找上门？”

瘦汉子：“我刚说过，您不见容於东宫，那是东宫没知人用人之能，有人笑，他只会笑东宫的；至於后者，要是怕‘雍王府’找上门，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了。”

纪萍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安排我？”

瘦汉子忙道：“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

“什么地方？”

“我的住处，离这儿不远。”

纪萍沉默了一下，旋即点头：“你带路。”

瘦汉子忙不迭地恭声答应，提起画眉笼子，转身走了。

纪萍迈步跟上，跟瘦汉子走了个并肩：“你怎么称呼？”

瘦汉子陪笑道：“我叫魏中。”

“原来是魏兄。”

“不敢，不敢，我这怎么敢当，您连名带姓一块儿叫好了。”

纪萍道：“你这笼画眉不错，是原毛还是齐毛？”

魏中一怔：“小少爷，您也玩画眉？”

纪萍微一摇头：“好，可惜没工夫，因为好，所以懂一点。”

魏中一听碰见了同行，马上精神大振，眉飞色舞，从他的笼子说起，笼钩、笼布，外带食罐、水罐，无一不是珍品，然后是他的画眉、体形、毛色、眉眼、头、爪，简直就把他那笼画眉捧成了鸟王。

都到了他的住处，开了门，进了屋了，他还说个没完呢！

不过他有个好处，闲篇儿归闲篇儿，不忘正事，挂好了鸟笼子，把纪萍让坐下，然后又给纪萍倒上一杯茶，一哈腰，说了声：“您坐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转身就又出去了。

纪萍坐在那儿，想笑没笑，只觉魏中这个人，听言谈话语，起先似乎颇为奸诈，可是一提起他的画眉，却是马上变得毫无一点心机，一下子就跟人近了很多，看样子，画眉鸟的魔力还真不小。

不知道是路近，还是魏中办事够利落。

没多大工夫，他就回来了。

一进门，就道：“累您久等，已经给您安排好了，还得劳您驾跟我走一趟。”

纪萍道：“现在？”

“是的。”

纪萍站了起来。

魏中恭谨地把他让出屋，关好门，然后带着纪萍走了。

是路不远，出“天桥”，拐进条小胡同，左边第三家，不过是后门。

叫开门，带纪萍进去，开门是个中年汉子，他带着两个人

往里走，进了一间屋，屋中站着个人，四十多年纪，中等身材，长的不怎么样，穿的挺不错。

那人满脸堆笑的迎了过来，冲纪萍一抱拳：“纪小少爷”。

纪萍答礼道：“纪萍。”

“对您的大名，我们是如雷贯耳，只恨一向福薄缘浅——”

魏中在一旁道：“小少爷这位姓王，负责这一带。”

这话纪萍懂，道：“失敬！”

“不敢，小少爷答应为八阿哥效力，那真是天助八阿哥，只等您进了门，怕不是贝勒府的头一位？今后还仰仗您多提拔。”

“好说。”

“您请坐一会儿，我已经派人往府里送信去了，只等一有回话，马上就送您进府。”

姓王的恐怕是飞骑通报，纪萍坐下一杯茶还没喝完，一阵急促的蹄声由远而近。

姓王的忙道：“回话来了。”

转眼工夫之后，一名中年汉子匆匆走了进来，看了纪萍，向着姓王的躬了身：“王爷，府里的令谕，请纪小少爷马上进府相见。”

姓王的立即满脸堆笑站了起来，道：“是八阿哥的洪福，也恭喜小少爷，府里既来了令谕，我不敢多留您，请吧！”

纪萍站了起来，刚进来那汉子道：“府里派了车来，在外头等着呢！”

姓王的跟魏中陪着纪萍行了出去，一路往前走着，两个人一左一右，不住的奉承巴结，无非是希望纪萍以后多照顾、多提拔，纪萍也只好虚与应付一番。

走出大门，一辆黑蓬单套马车停着，赶车的是个一身黑衣

的精壮汉子。

魏中道：“请您坐车进府，一方面是表示对您的礼遇，另一方面也是为避免让人看见，您不知道，这几位彼此间一举一动被盯紧紧的。”

姓王的道：“您请上车吧，我们还不够资格陪您进府，府里既然派出车来接您，等您到了之后，自会有人来招待的。”

纪萍远远的瞧见，街角站着个人，他一眼就看出那是铁霸王手下的弟兄，他装没看见就登上了马车。

姓王的跟魏中真周到，还过来给放下车帘。

鞭梢儿脆响声中马车驰动。

算算快到街角了，纪萍掀开了车帘一角，铁霸王的那个弟兄还在那儿站着，纪萍向他施了个眼色，又放下了车帘。

马车一上大街，驰势由慢由快，说快也只是比刚才快一点，却并不是一路狂驰。

天子脚上，京城重地，别人或许可以快车快马，这几位阿哥反倒不敢，他们不是怕守城的步军，也不是怕巡城御史，而是怕宗人府知道，引起皇上查究，影响了他们的争宠，所以，地里尽管争斗激烈，但是表面上无不战战兢兢。

路径无须牢记，往后也不怕不知道。

纪萍懒得往外看，索性闭目养神。

闭目养神归闭目养神，可是凭他敏锐的听觉，他可以听出，没一会儿就进了内城，又过了不久，马车停在一座宅院前的一扇门户前，听见开门声，然后马车直驰进去，听见关门声之后，马车停住了。

只听赶车的黑衣汉子在车辕上道：“到了，请下车吧。”

纪萍掀开了车辕，他看见了，车子停在一个空旷的院子

里，或许是八阿哥贝勒府的偏院、跨院，但绝不会是正院。

离马车丈余处，一前两后站着三个人。

后头两个，是两个佩着长剑的黑衣汉子，前头那个，则是个穿黑袍的瘦高中年人，两眼精光闪现，一看就知道是个内外双修的好手。

纪萍跳下马车，瘦高中年人带着个佩剑黑衣人迎了过来，上下一打量纪萍，说道：“纪小少爷！”

纪萍见他既没拱手，也没抱拳，所以也垂着手没动，道：“不敢，纪萍。”

瘦高中年人道：“跟我来。”

他转身行去。

两个佩剑黑衣人站着没动，等纪萍迈步跟上去，他两个才紧跟在纪萍身后迈了步。

当然，这是为监视纪萍。

这是纪萍没想干什么，要是纪萍真想干什么，又岂是他们监视得住的？

纪萍装作不知道，跟在那瘦高中年人后头走，只见瘦高中年人走向一扇门，过了这扇门，又是一个院子，这个院子不大，但是花木扶疏，房舍几间，清静幽雅，而且院子里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瘦高中年人带着纪萍直身座南朝北，一排三间房的居中的一间行去，到了画廊外，瘦高中年人停了步，一躬身，扬声道：“稟总座，人到了！”

那间屋里，传出个低沉话声：“带他进来。”

纪萍心里有点不是味道，但他忍住了。

只听瘦高中年人恭应一声，头也没回地道：“跟我进去。”

他迈步上了画廊。

纪萍跟了上。

瘦高中年人上前推开了两扇门。

纪萍看得为之一怔。

门里，一边各四，站着八个佩剑黑衣人，最里头，正对着门，并排三张高背椅，上面坐着三个老者。

从左而右，头一个，穿白袍，白白净净，福福泰泰，长眉细目，面如满月；第二个，穿锦袍清癯、冷峻、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煞威逼人；第三个，也就是右边那一个，穿黑袍，豹头环眼，阔口虬髯，颇为威猛。

瘦高中年人带着纪萍走了进去，两个佩剑黑衣人留在门外，瘦高中年人往上一躬身，让向一旁。

三个老者，六道锐利目光，立即齐集纪萍一身。

然后，中间那穿锦袍，神情冷峻的老者开了口，话声跟神情一样的冷峻：“你就是辽东摩天岭纪家，行三的那个纪萍？”

纪萍笔直地站着，也冷然道：“不错！”

锦袍老者道：“老夫梁洪，职司贝勒府护府总班领。”

向着白袍老者微一抬手：“这位是莫副总班领莫桐。”

又向着黑袍老者微一抬手：“这位是雷副总班领雷钧。”

纪萍微点头：“梁总班领、莫副总班领、雷副总班领。”

雷钧许是个刚烈暴躁人物，他脸色陡然一变：“后生晚辈，傲慢无礼，这就是你辽东纪家的家教。”

纪萍淡然道：“纪家的家教，只教我敬重知道自重的人，而且，我纪萍是受八阿哥礼聘，并不是来求职的。”

雷钧虬髯一张，就要往起站。

梁洪伸手一拦，两眼威棱直逼纪萍，冰冷道：“或许是找上

你的人没说清楚，再不就是你弄错了，无论是谁，进了八阿哥这位‘贝勒府’，都要从一个起码的护卫干起。”

纪萍道：“那么，最好请八阿哥另请高明。”

他转身要走。

身后响起霹雳似的一声暴喝，道“站住，八阿哥这座贝勒府，岂是任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的。”

纪萍没回身，道：“我是要走，那位如果不让我走，尽可以试着拦着，不过最好先问问自己有没有把握，否则面子上可不大好看。”

他要迈步。

另一个平和话声适时又从身后响起：“纪萍，你既不见容于东宫，又伤了‘雍王府’人，京里那里还有你的去处？”

纪萍道：“我并不贪恋京城，大可以回辽东去，还不相信有谁拦得住我。”

他又要迈步，座上三个老者霍地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一个话声传了进来：“八爷着梁、英、雷三位，带来人敞厅相见。”

梁洪、莫桐、雷钧立即并肩往外行去。

越过纪萍之后，梁洪道：“跟着来。”

纪萍没说话，迈步跟了出去。

梁洪、莫桐、雷钧三个人，出屋顺着画廊向右转，到尽头再折向南，过一扇门，进另一个院子。

这个院子气势就不同了，隔几步就是一个佩剑黑衣人，手抚剑柄，站在那儿泥塑木雕似的，一动不动。

敞厅就在正北，跟刚才那院子隔着一堵院墙，外头站的佩剑黑衣人更多，戒备之森严，如临大敌。

到了敞厅外，梁洪向着里头恭声发话：“禀八爷，梁洪、英桐、雷钧告进。”

只听敞厅里传出个清朗话声：“进来。”

又一声恭应之后，梁洪、莫桐、雷带着纪萍走了进去，纪萍看敞厅，只觉它富丽堂皇，布置得皇宫也似的。

抬眼里望，有个穿长袍马褂的年轻人，居中高坐。

这个年轻人相貌平庸，但却有一种自然流露的华贵气度。

他身后，还站着四名佩剑黑衣人。

他打量了纪萍一眼，道：“你就是纪萍？”

纪萍道：“是的，想必就是八阿哥当面？”

长袍马褂年轻人一点头，道：“不错，你的事我都知道，我只能说老二跟老四都没有知人之明，用人之能。”

纪萍道：“八阿哥是否可以准我直说一句？”

八阿哥道：“你说。”

纪萍道：“八阿哥也未必高明。”

八阿哥一怔。

梁洪、莫桐、雷钧三人同声暴喝：“大胆。”

八阿哥一抬手，拦住三人：“纪萍，何以见得？”

纪萍一指梁洪等三人：“这三位，傲慢无礼，仗势欺人，此其一。”

梁洪三人绝没想到纪萍会直指他们，闻言脸色又一变，齐声暴喝：“纪萍！”

八阿哥目光一扫：“是我让他说的，难道你们没听见。”

梁洪、莫桐、雷钧三人立即又忍了下去。

八阿哥转望纪萍：“这还只是其一，想必还有其二？”

纪萍道：“但是八阿哥用了他们，不但用了他们，还给以高